



論

微集覽

六

十八九

雍也

服部文庫
117
248
6



117
248
6

論語徵集覽卷之六



魏



何晏

集解

宋

朱熹

集註

大日本

藤維楨

古義

物茂卿 徵

從四位侍從源賴寬 輯

雍也第六

新凡二十八章篇內第十
四章以前大意與前篇同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

簡無乃大簡乎子曰雍之言然

古包氏曰可使南面者言任諸侯治王肅曰伯子
書傳無見焉孔安國曰以其能簡故曰可也孔安
國曰居身敬肅臨下寬略則

可包氏曰伯子之簡大簡則
君之度也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為疑即莊周所
稱子桑戶者是也仲弓以夫子許己南面故問伯
子如何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簡者不煩之
謂言自處以敬則中有所未盡之辭簡者不煩之
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治嚴如是而行簡
以大簡則中無主而自治踈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
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然則伯子蓋大
簡者而仲弓疑夫夫子之過許與仲弓蓋未喻夫
可字之意而其所言之理有默契焉者故夫子然
之○程子曰子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
夫云云可也仲弓因言內主於敬而簡則為要直
內存乎簡而簡則為踈略可謂得其旨矣又曰居

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居簡則先

有心於簡而多一簡字矣故曰大簡

古義南面者臨民之稱言仲弓之德敬慎而不煩

見其可使南面之實故引以實夫子之言伯子未

詳何人蓋有德而略於事者也可也者許之之辭

簡約也簡則得要故此夫子所以可之也臨民之道

居之以敬則事立故民不慢行之簡而所行亦簡

政易行所以為可也若夫居之既簡而所行亦簡

則上下交慢事無統紀豈不失之大簡乎故夫子

以敬事為主執政之柄者亦易至叢脞故以易簡

為要故居敬而行簡則民有所
效而政得其要夫子許之宜矣
徵雍也可使南面包咸曰言任諸侯治家語以顏
子為王者相仲弓為有土之君子包註蓋本諸朱
註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也本文止言可使南面

又家語同上

故朱子亦止謂有人君之度而不取家語包註。然古所謂君者皆諸侯之稱。儀禮諸書皆爾。仲弓德亞顏子。則家語包咸為允。又家語曰。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朱註不取。而別創寬洪簡重四字。是睹下居敬行簡。而以己意言之。可謂無據已。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皆清高貴人之態。千載之下。可想其人。真畫筆哉。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最足為諸侯美德。然其材可為諸侯。而不可為大夫。故孔子以可使南面稱之。

可也簡。孔安國曰。以其能簡。故曰可也。古註不失古義如此。此冒上章。仲弓以為伯子亦足使南面。孔子然之。故曰可也。而又曰。其所以可使南面者。以其能簡也。可也一句。簡一句。不爾。不成語。朱註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簡者。不煩之謂。而仲弓未喻夫子可字之意。是其意如謂。夫子雖許之。尚慮其失於簡。故曰可也簡。是大失孔子之意。蓋萬世人君。必論愚駭。其聰慧皆失於苛細。故書曰。元首叢脞哉。此孔子所以簡取伯子也。聖人不沒人善。其取人也不求備於一人。可以見已。且所謂

書益稷

禮記雜記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為公臣也其所與遊辟

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未知何據。可也。即可使南面之可。有何差別。管仲曰。可人也。豈有僅可意哉。是無它。宋儒不知聖人取人不求備之義。忽見仲弓之問。亦疑夫子過許。故妄意穿鑿。欲就可字見聖人無過許之意耳。居敬而行簡。孔安國曰。居身敬肅。臨下寬略則可。古註可謂盡矣。程子曰。內主於敬而簡。則為要直。內存乎簡而簡。則為踈略。豈有簡而不要者乎。伯子之簡。見取於聖人。亦以不失要也。且居字主身。而程子曰。內者心也。故又曰。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居簡則先有心

於簡。而多一簡字。夫敬之本。本諸敬天。而程子求諸心。豈古學哉。敬固在心。然必有所敬。而後有敬之名。不然而求諸心。吾恐亦多一敬字。且敬則心無邪慝。可也。所謂心中無物。非達磨而何。且伯子之居簡。謂其持身之簡。乃其為人然爾。豈先有心於簡乎。仁齋先生又以敬為敬事。此其執拗。不忍改其前言也。如居處恭。及齋明盛服。非禮不動。即所謂居敬也。豈得為敬事乎。行簡雖事乎。亦屬諸身之詞。以臨其民。如聰明睿知。以有臨之。臨皆以其身言之。非施於政事者矣。

居處恭。子路篇。齋明盛服。中庸。

聰明睿知。中庸。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古凡人情喜怒違理顏回任道怒不過分遷者移也怒當其理不移易也不貳過者有不善未嘗不善也怒當其理不移易也不貳過者有不善未嘗不善也程子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怒者也不在血氣則不遷若舜之誅四凶也可怒在彼己何與焉如鑑之照物妍媸在彼隨物應之而已何遷之有又曰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纔差失

便能知之纔知之便更不萌作張子曰慊於己者不使萌於再或曰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而夫子獨稱顏子為好學顏子之所好果何學歟程子曰學以至乎聖人之道也學之道奈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者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假其道也然其未至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也以年則不日而化矣今人乃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所以為學者不過記誦文辭之間其亦異乎顏子之學矣

古義遷移也言其心寬平故當怒而怒亦不移於他貳字書訓副訓重皆為益物之義其智明睿故一改之則不復行也此足見顏子好學之篤也短命者顏子三十二而卒既言今也則亡而又言

未聞他有好學而舉其重惜之也。此言門弟子中唯顏子為能好學而與他人用力於文學者自異也。然以德行爲學而與他人用力於文學者自異也。然是在顏子則爲細事。其心三月不違仁則不遷怒。不足云得一善拳拳服膺則不貳過。亦不足論。夫子爲對哀公故略舉其微善而告之。本非顏子之極致也。論曰：程子曰：顏子之怒在物而不在己。故不遷。又曰：若舜之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蓋因是人有可怒之事，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其說流于虛無而非所以論聖人之心也。夫喜怒者，人心之用也。雖聖人亦無以異於人也。唯衆人之喜怒，誘於一己之私，而作聖人之喜怒，乃由仁義而發，非在己在物之謂也。四凶之在朝，妨賢害民，常人所怒，聖人殊甚。故雖誅之，猶當有餘怒。此其所以爲聖人也。蓋其愛人也深，故其惡之也亦益甚。豈可謂在物而不在己乎哉？且喜之遷與怒之遷等耳。夫子何以偏曰不遷怒耶？蓋怒者逆德而易遷，而顏子不然。夫子之所以稱之也。可見正心之說，非聖人之意，而聖人之教，專以仁爲宗也。

易下繫辭

子曰公冶長篇

徵 不遷怒。何晏曰：怒當其理，不移易也。非矣。朱註盡之。不貳過。貳重也。如貳膳之貳，過而不改，又從而文之。是謂重過。何晏引易大傳：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朱註因之。而貳訓復，失字義。不可從矣。不重過如淺。易大傳如深。故後儒務欲深之。然大傳所言，亦不重過之事。初非二矣。子曰：己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豈易事哉。且過也者，聖人猶有之。故君子不貴無過而改之爲貴焉。哀公以好學問，而孔子對以此者。學以成德。成德之至，和順積中。故不遷怒。清明在躬，故不

家語已見

貳過不遷怒者。居仁也。不貳過者。遷義也。居仁遷義。且新不已。孔子所以稱之也。此曰今也。則亾而家語稱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者。冉雍之行也。是兼伯夷顏淵之行。亦可以見仲弓後來進德之盛。鄰於顏子矣。祇不貳過一事。仲弓終身不能。而顏子既先能之。孔子所以重惜之也。程子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又曰。若舜之誅四凶也。可怒在彼。己何與焉。殊不知聖人善用其怒。不可謂無怒焉。顏子善懲怒。不可謂不在己焉。仁齋先生譏之是矣。然其言曰。四凶之在朝。妨賢蠹民。常人尚怒。

子曰泰伯篇

聖人殊甚。故雖誅之。猶當有餘怒。此其所以為聖人也。蓋其愛人也深。故其惡之也亦益甚。果其言之是邪。舜不及顏子遠甚。孔子何以稱不遷怒。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此舜亦亂而已。亦盍替諸經。大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人之情。喜怒哀樂愛惡欲。雖皆為心之用。而不可均視。並用焉。詩曰。豈弟君子。中庸曰。寬柔以教。不報無道。故君子者。慈愛樂易是其常。而唯怒為君子之所重戒也。常人亦爾。雖聖人亦爾。不求諸經。而斷諸理。程朱仁齋昏失之矣。子於是日哭。則不

豈弟君子見詩
洞酌卷阿諸篇

子於是日述而篇

見詩

卷之二

歌此聖人有餘哀也。有餘哀而無餘怒，則七情之不可均視也。程子槩言約其情者，流於老佛也。世人或謂事當怒則怒，殊不知聖人君子於事之當怒者，猶且不怒也。何也？怒之當懲，而君子樂易其常也。故顏子不遷怒，不以和順積中為說，而以鑑空衡平約情合中為說者，皆不知道者之言也。仁齋先生又曰：是在顏子則為細事，其心三月不違仁，則不遷怒不足云。得一善拳拳服膺，則不貳過不足論。夫子為對哀公，故略舉其微善而告之。本非顏子之極致也。殊不知三月不違仁，乃非顏子

鑑空衡平大全
黃勉齋說程子
義

三月不違仁本
篇

拳拳服膺中庸

之事。而拳拳服膺者，學問中語也。豈哀公所與知乎。故止以此告之耳。然不遷怒，不貳過，豈得為微善。渠為宋儒盛拈，故特為此執拗之言夫。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古馬融曰：子華弟子公西華，赤之字。六斗四升曰釜。包氏曰：十六斗曰庾。馬融曰：十六斛曰秉。五秉合為八十斛。鄭玄曰：非冉有與之太多。包氏曰：弟子原憲思字也。孔子為魯司寇，以原憲為家邑宰。孔安國曰：九百九斗，辭讓不受。孔安國曰：祿法所得當受無讓。鄭玄曰：五家為鄰，五鄰為里，萬

見壽

卷之六

八

二千五百家為黨

新子華公西赤也。使為孔子使也。釜六斗四升。廩

迫也。周者補不足。繼者續有餘。原思孔子弟子名

憲。孔子為魯司寇時。以思為宰。粟宰之祿也。九百

不言其量不可考。毋禁止辭。五家為鄰。二十五家

為里。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五百家為黨。言常祿不

當辭。有餘自可推之。以周貧乏。蓋鄰里鄉黨有相

周之義。○程子曰。夫子之使子華。蓋鄰里鄉黨有相

使義也。而冉有乃為之請。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人

故與之少。所以示不當與也。請益而與之。亦少所

以示不當益也。求未達而自與之多。則已過矣。故

夫子非之。蓋亦苟至之。則夫子必自周之。不待請

矣。原思為宰。則有常祿。思辭其多。故又教以分諸

鄰里之貧者。蓋亦莫非義也。張子曰。於斯二者。可

見聖人之用財矣。

古義子華公西赤也。使為孔子使也。釜六斗四升。

十六斗曰廩。十廩曰秉。肥馬輕裘。言其富也。急窮

迫也。周者補不足。繼者續有餘。原思孔子弟子名

憲。孔子為魯司寇時。以思為宰。九百不言其量。或

曰。九百。斗。毋禁止辭。五家為鄰。二十五家為里。萬

二千五百家為鄉。五百家為黨。言常祿不當辭。有

餘自可推之。以周濟鄰里鄉黨貧乏者也。此門人

併記二子之事。以見聖人之妙用。雖一取予。問自

有道存也。夫子華家富而為夫子使。固其分也。冉

子不達其義。乃私與之粟。故夫子告之。以君子有

徵子華非工作度日之人矣。雖出使而毋豈乏粟邪。出使它邦。所費必多。冉求請粟。實為子華足所費。而以母為辭也。正義曰。六斗四升曰釜者。昭三

年左傳。晏子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
 自其四。以登于釜。杜註云。四豆為區。區十六升。四
 區為釜。釜六斗四升。是也。案聘禮記云。十圭曰斛。
 十六斗曰藪。十藪曰秉。鄭註云。秉十六斛。今江淮
 之間。量名有為藪者。今文藪為逾。是庾逾藪其數
 同。今按。嘉量方徑一尺。深一尺。容一釜。周一尺。為
 今七寸一分九釐六毫三絲。夏商周尺皆同。今尺
 則唐尺。後世以三代異尺。唐則商尺者非矣。余別
 有考。以今求周。自相乘得五一七八六七三三六
 九。又以深乘之。得三七二六七二八七二六五三

三四七。是為一釜之積。六十四歸之。得五八二三
 零一三六一九五八三不盡。是一升之積也。今
 日本之升方四寸九分。自乘得二四零一。以深二
 寸七分乘之。得六四八二七。以日本之升除周
 升。為八勺九撮八二三八九四六六七不盡。則釜
 為五升七合五勺弱。庾為一斗四升三合七勺微
 強。冉子以為少也。可知矣。五秉為七石一斗八升
 五合九勺有奇。乃五馬所馱。為近於人情矣。九百
 孔安國以為九百斗。為日本之八石零八升。通
 一歲為九十七石。蓋中士之祿也。繼者繼絕也。富

予欲無言陽貨
篇不憤不啓述而
賢者識其大者
子張篇
大德不踰閑同
不假蓋家語致
思篇

而曰繼。反言以形其非也。毋字句絕。古註以來皆
然。誓諸書。大禹謨曰。帝曰。毋。惟汝諧。是其例也。此
章之義。自今人觀之。孔子師也。冉子門人也。孔子
何故不直斥其非也。蓋學之道。使人自喻。而不必
一一明言。一也。故曰。予欲無言。曰。不憤。不啓。不悱。
不發。曰。默而識之。學之道。主其大者。而小者不必
拘。二也。故曰。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曰。
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君子不欲傷人之意。
三也。故孔子行遇雨。不假蓋於子夏氏。後世諸儒
不識是意。且冉子與粟五秉。由今人觀之。孔子爲

五
十
年

魯司寇。而其門人猶不用其命。豈有是事乎。然論
語所載。豈妄哉。大氏商鞅以後。天下皆法家。程朱
以後。天下皆理學。豈足知君子愷悌之德哉。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
諸。

犁雜文。騂赤也。角者。角周正中。犧牲。雖欲以其
所生。犁而不用。山川寧肯舍之乎。言父雖不善。不
害於子之美。
新。犁雜文。騂赤也。周人尚赤。牲用騂。角周正中。
犧牲也。用。用以祭也。山川。山川之神也。言大雖不
用。神必不舍也。仲弓。父賤而行惡。故夫子以此譬
之。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
見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
范氏曰。以誓。叟爲父而有舜。以絲爲父而有禹。古

左傳僖十九年
宋公使郕子于次睢
之用郕子于次睢
之社

之聖賢不繫於世類尚矣。子能改
父之過變惡以爲美則可謂孝矣。
古義 犂雜文駢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駢。山川之神也。
中犧牲也。朱氏曰：用祭也。山川之神也。
言人雖不用。然神必不舍也。仲弓父賤而得惡。故
夫子以此譬之。言不可不也。仲弓論仲弓之賢如
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此夫子論仲弓之賢
而言父之賢。惡無害於其子之賢也。范氏曰：以譬
爲父而有舜。以爲父而有禹。古之聖賢不係於
世類尚矣。子能改父之過變惡以爲美。則可謂孝
矣。○夫子嘗見互鄉之童。又取犂牛之醜。而棄其子
俗之惡。而捨其人之材。不以其父之醜。而棄其子
此以見夫子取人之無方也。
徵 犂牛章舊註盡之矣。但左傳宋公用郕子於社
是古曰用者。謂以爲牲也。山川不舍者。譬天不舍
也。朱註自當見用於世也。夫子之意乃謂天也。雖

欲勿用者人也。故知天不舍也。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古 餘人暫有至仁時
唯回移時而不變
而三月言其久。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
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程子曰：三月。天
變之節。言其久而不能久也。○程子曰：三月。天
織毫私欲。少私也。過此則聖人矣。不違仁。只是無
聖人未達一間者也。若聖人則渾然無間斷矣。張
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
者。在我。言猶其餘不足觀也。已之餘蓋指文學政事之類而
古義 三月言其久也。其餘蓋指文學政事之類而
言。猶其餘不足觀也。已之餘蓋指文學政事之類而

自至也。此美顏子之心。自能合於仁也。言為仁天
 下之至也。難也。唯顏子之心。能合於仁。而至於三月
 之久。亦自不違。若其他。文。學。政。事。之。類。雖。不。用
 力。以。日。月。自。至。焉。而。已。矣。豈。不。賢。哉。當。時。賢。士。大
 夫。及。門。人。之。於。道。也。其。猶。規。矩。準。繩。乎。故。古。之。聖
 哉。論。曰。人。之。於。道。也。其。猶。規。矩。準。繩。乎。故。古。之。聖
 人。使。以。天。下。萬。世。之。禮。存。心。其。資。之。美。者。心。與。不
 違。如。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是。也。及。其。至。也。心
 道。之。微。曰。仁。安。於。暴。棄。不。肯。由。焉。而。行。之。故。孟。子。引。而
 近。之。曰。仁。者。人。心。也。蓋。明。其。本。之。在。我。而。不。假。外
 求。也。及。至。後。世。求。道。過。高。乃。謂。心。之。於。仁。也。猶。不
 鏡。之。有。光。也。苟。如。其。說。則。有。明。暗。之。可。言。而。無。離
 合。之。可。驗。夫。子。之。稱。顏。子。何。以。不。曰。其。心。三。月。不
 昧。而。稱。三。月。不。違。仁。耶。蓋。嘗。譬。之。心。猶。薪。也。三。月。不
 火。也。薪。得。火。而。成。其。用。火。因。薪。而。見。其。德。然。薪。有
 能。燃。者。有。濕。而。難。燃。者。而。天。下。之。薪。無。不。燃。者。有
 此。其。性。之。雖。有。不。同。而。其。皆。可。以。為。善。則。一。也。孟
 子。之。言。性。善。是。也。故。顏。子。三。月。不。違。仁。燥。而。易。燃。孟

子之性善是也

辨者也。世之頑冥不仁者。濕而難燃者也。由是
 辨之。則仁也。心也。性也。其別分明。不待辨矣。

徵不違仁者。依於仁也。依與違反。故有依違之言。

仁一德也。先王之道。所為德者眾焉。仁何以盡乎

德。然先王之道。安民之道也。安民之德。謂之仁。它

德。雖眾乎。皆所以輔仁而成之也。故孔子以依於

仁。教之。謂其心。苟能依於仁。則其它眾德。皆自然

來集矣。回也。如賜也。呼顏子告之也。三月者。假設

而言其久也。日月至焉而已者。謂日日而至。月月

而至也。至云者。如知至之至也。何註。以此章為顏

子之事。以其餘為餘人。泥三月而不知假設而言

依於仁述而篇

知至大學

見壽問

集覽卷之六

十三

或至大學

子夏道戰之說
韓非子
莊子太宗師
我欲仁述而篇

其久也。朱註因此語意殊不倫。仁齋先生引其餘不足觀也。而辨其誤。可謂特見。但猶以為顏子之事。而不知孔子泛言依於仁之益。呼顏子以語之。故曰其心曰而已矣。皆未穩矣。且文學政事。豈容言至乎。且如孔子之意。則文學政事皆依於仁。豈容析而二之乎。張子內外賓主之辨。本於孟子。雜以子夏道戰之說。要之莊子所謂嗜欲深者天機淺。此其學所淵源已。段使嗜欲淨盡。苟不有仁德。亦達磨已。且三月不違仁。是學之方。未可謂之仁人也。且仁豈有域乎。如我欲仁。斯仁至矣。皆謂自

居仁孟子離婁篇
安宅公孫丑篇
仁人心告子篇

彼來至也。非我往至彼也。又按論語。唯此章以心言之。聖門唯仁為心法。一言一動。一事一物。皆欲與先王安民之德相應。是所謂依於仁也。不違仁也。它如居仁。亦居心於仁也。故又曰安宅。又曰仁人心也。後儒不識此義。而曰仁者心之德。其不流於老佛者幾希。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古包氏曰果謂果敢決斷孔安國曰藝謂多才藝
 謂通於物理孔安國曰藝謂多才藝
 ○程子曰季康子問三子之才可以從政乎夫子
 答以各有所長非惟三子人各有
 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用也

古義從政謂為大夫果有決斷也達謂穎悟通達
 藝謂多才能此言從政各有其才而不可以一節
 限也蓋果則能斷疑定事達則能理繁劇藝則
 能隨機應變故皆可以從政○程子曰季康子問
 三子之才可以從政乎夫子答以各有所長
 非唯三子人各有所長取其長皆可用也

徵賜也達孔安國曰謂通於物理朱子曰通事理
 蓋通於國體人情莫有滯礙如所謂疎通知遠書
 教也是達已若徒從事宋儒窮理之學而以通事
 理見稱授之以政難矣夫

疎通知遠禮記
 經解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
 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古孔安國曰費季氏邑季氏不臣而其邑宰數
 聞子騫賢故欲用之孔安國曰不欲為季氏宰託
 使者善為我辭焉說令不復召我孔安國曰復我
 者重來召我孔安國曰去之汶水上欲北如齊
 南魯北境上閔子騫曰不欲為季氏邑使善為已辭
 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程子曰仲尼之門
 能若再來大夫之家者閔子騫曾子數人而已謝氏曰
 學子能少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道而忘人之富
 况閔子得聖人為之依歸彼可以樂道而忘人之富
 貴不啻犬彘又從而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聖人則有
 不然者蓋居亂邦見惡人則可自聖人則有
 下剛則必取禍柔則必取其死求也為季氏附益夫
 豫待之乎如由也然則閔子其賢乎又無
 豈其本心哉蓋既無先見之知又無
 克亂之才故也然則閔子其賢乎又無

古義 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費季氏邑名在齊南魯
 數畔難治故欲得閔子而用之汶水名在齊南魯
 北境上閔子自知不能化季氏之惡故對使者使
 其委曲開陳而寢其召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
 齊人溫柔則少斷剛毅則不寬古今之通患也而
 閔子之為人也柔順淵默與物無忤疑乎無剛果
 决烈之氣然觀其答使者之辭詞確意直毅然不
 可犯非仁熟義精有勇且直者則不能孔門之諸
 子愕然以為不可及乃記此以為學者之標準
 論曰先儒謂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
 魯子數人而已非也蓋君臣之義人之大倫而貴
 賤之別位之定分也故當論其義不義如何而不
 可繫以仕大夫為非也孔子曾仕季桓子孔門諸
 子亦仕大夫之門者有之矣豈可皆以為非耶唯
 世有自抱道德不為濁世所汙者數子一等而未至聖
 是也此所以可尚也蓋出于數子一等而未至聖
 人無可無不可耳故曰道並行而不相悖大德敦
 化小德川流若夫鼻出崇處貴隱賤顯高蹈遠引
 無志於斯世者亦
 閔子之罪人也

徵 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
 子數人而已仁齋先生乃曰不可繫以仕大夫之
 家為非也然味程子之言豈必以此為非乎蓋仕
 諸侯者有志於一國之治者也仕大夫者否矣其
 志瑣瑣焉者也程子乃與其大者已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凶之命矣夫斯人
 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古 馬融曰伯牛弟子冉耕包氏曰牛有惡疾不欲
 見人故孔子從牖執其手也孔安國曰凶喪也疾
 甚故持其手曰喪之甚包氏非其下論喪而令
 曰再言之者痛惜之甚人下論喪而令
新 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有疾先儒以為癘也
 牖南牖也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也

下使君得以南面視已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
 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蓋與之
 永訣也命謂天命言此人不應有此疾而今有
 之是乃天之所命也然則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
 致之亦可見矣○侯氏曰伯牛以德行稱
 亞於顏閔故其將死也孔子尤痛惜之稱
古義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有疾者有惡疾也
 牖南牖也朱氏曰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
 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已時伯牛家以此禮
 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
 蓋與之永訣也此孔子惜伯牛之死而言伯牛之
 賢不應有此疾而今乃有之是非其不能謹疾而
 有以致之實天之所命而雖賢者亦所不免
 也則知彼不盡其道而死者皆不可言命也
徵自牖執其手包咸曰牛有惡疾不欲見人故孔
 子從牖執其手也理或然矣然不如朱子以禮斷
 之極確也亾之人多以亾為死之義非也死與亾

異始死曰死既葬曰亾伯牛未死安得遽謂之亾
 也且伯牛未死孔子豈容言其當死乎古註孔曰
 亾喪也疾甚故持其手曰喪之按亾喪也三字孔
 安國之言也疾甚以下何晏不識孔意妄以己意
 解之耳蓋亾訓喪如亾人之亾也非死喪之義矣
 冉子有惡疾不可復用於世如失之然故孔子云
 爾朱註永訣亦失之乃親之也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
 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古孔安國曰簞筭也孔安國曰顏淵
 樂道雖簞食在陋巷不改其所樂

新篔簹竹器食飯也。瓢，瓠也。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泰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同也。以深歎美之。○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篔簹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又曰：篔簹，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自樂處所樂何事？愚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為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

居不堪憂之地，而能處之泰然，不改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同也。以深嘆美之。顏子不以貧窶為憂，而能不改其樂，故夫子稱其賢也。夫顏子之樂，固雖不可以言語形容，然外理義而豈別有所謂樂者乎？蓋得於理，則天下無可憂之事，得於義，則天下無可慕之物。苟其如此，則祿之以天下而弗顧繫，馬千駟而弗視，亦何貧窶之足憂？先儒苦其難於形容者，亦求之高遠，而不知求之實德，故也。

賜不受命先進篇

伊尹樂堯舜之道，孟子萬章篇樂以忘憂，迹而篇

淵明歸去來辭

徵 顏子不以貧窶累其心，信天命之篤也。它日孔子與賜不受命對言，可以見已。所謂其樂者，正如伊尹耕有莘之野，樂堯舜之道。孔子亦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可見顏子教學為事，以忘其憂。淵明樂琴書以消憂，亦不其相遠矣。祇其德相萬，樂亦相萬。要之皆樂先王之道也。宋儒所見如達磨，不欲惹一物，故以樂道為非是已。程子曰：其字當玩味。妄哉，不改其樂，與不堪其憂相對。憂者憂貧，豈可拘其字，則不改其樂，亦要在不改二字耳。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汝畫

古孔安國曰畫止也力不足者當

新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不欲謂之

改其樂冉求聞之故有是言然使求說夫子之道

誠如口之說芻豢則必將盡力以求之何患力之

不足哉畫而不進則日退而已矣此冉求之所以局於藝

古義朱氏曰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

不欲謂之畫者如畫地以自限也氣質甚弱者雖

黽勉為之或至於半途而廢是誠力不足者也若

冉求者未必盡力向前只自限畫而不進而已何

所成其材哉論曰聖人之道中庸而已矣高一

不得卑一分不得猶手持足行目視口食須臾離

焉則不能樂古人悅道不啻如口之於芻豢蓋以

此也冉求之意徒見其高而不知初未嘗高徒見

其難而不知本無甚難宜乎其有止心也公孫

丑曰道則高矣美矣不可幾及亦冉求之見也

徵中道而廢者雖廢亦在道之中也廢謂廢業也

在道之中謂之中道猶如中流中林古言為爾孔

子語意言古之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汝以力不

足自稱是如畫地而不進矣觀於今字則稱古者

審矣表記曰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

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蓋人

之力有強弱故聖人不欲強之或作或輟皆從其

力所能然後優游乎先王之道以底其成焉古之

道為爾孔子所以稱之舊註以半途解中道其義

可通。而大失古言。學者察諸。仁齋先生曰。冉求徒見道之高遠。而不知中庸之道。故有止心。是以中道為半途。遂以中庸篇之言同觀爾。果使其言之是乎。則孔子何不說中庸之道。使冉求無止心。迺孔子不及仁齋也。拘儒肆口。一至於斯夫。且聞有中庸之德也。未聞有中庸之道也。適見其不知道已。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毋為小人儒。

古孔安國曰。君子為儒。將以明道。小人為儒。則矜其名。
新儒學者之稱。程子曰。君子儒為己。小人儒為人。謝氏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然所

謂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滅公。適已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其遠者。大者。或昧焉。故夫子語之。以此。

古義。君子小人以位言。君子之儒。以天下為己任。而有志于濟物者也。小人之儒。纔取足善其身而已。不能及物也。子夏雖文學有餘。然規模小。故夫子恐其或為小人之儒。故語之。以此。後世記誦詞章之學。蓋亦小人之儒焉耳。

徵儒字見周禮。廼有文學者之稱。子夏長於文學。

孔子欲其所學施諸君子之事。而不欲施於小人之事也。君子之事者。謂出謀發慮。使其國治民安也。小人之事者。謂徒務籩豆之末。以供有司之役也。戰國時。百家並起。儒墨爭衡。而後荀子始以堯

周禮太宰職以九兩繫邦國之民。四曰儒。以道得民。司徒職以道安萬民。本俗。六曰聯。師儒。四曰聯。師儒。

荀子說見儒效篇。

舜禹湯文武為大儒古所無也。孔安國明道矜名。程子為人為己。謝氏義利之分。皆後世之說也。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耳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包氏曰：武城魯下邑，孔安國曰：焉耳乎，皆辭。包氏曰：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言其公且方。

武城魯下邑，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徑路之小，而捷者，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不由徑則動必以

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己徇人之私可見矣。○楊氏

曰：為政以人才為先，故孔子以得人為問。如滅明者，觀其二事之小，而其正大之情可見矣。後世有

不由徑者，人必以為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為簡。非孔氏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愚謂持身以滅明為

法，則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為法，則無邪媚之惑。

古義武城魯下邑，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徑路之小，而捷者，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行不由

氏曰：不事智巧也。非公事不見邑宰，有所自守也。揚

明者，觀其二事之小，而其正大之情可見矣。後世

有不由徑者，人必以為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為簡。

孰能知而取之？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古孔安國曰：魯大夫孟之側，與齊戰，軍大敗，不伐

者，不自伐其功。馬融曰：殿在軍後，前曰啓，後曰殿。

孟之反，賢而有勇，軍大奔，獨在後，為殿，人不能前，進

不欲獨有其名。曰：我非敢在後，距敵馬不能前，進

新孟之反，魯大夫名，側，胡氏曰：反，即莊周所稱孟

子反者是也。伐，誇功也。奔，敗走也。軍後，白殿，策，鞭

也戰敗而還以後為功。又奔而殿，故以此言自揜其功也。事在哀公十一年。○謝氏曰：人能操無欲上人之心，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而凡可以矜已誇人者皆無足道矣。然不知學者欲上人之心，無時而忘也。若孟之反可以為法矣。

古義 孟之反魯大夫名。側，伐誇功也。奔，敗走也。軍後曰殿。戰敗而還以後為功。策，鞭也。之反，馬羸而不進，故自為殿耳。按春秋傳：齊師伐魯，魯右師奔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蓋恐人以爲功，故自暴其實也。奔而殿，人之所美也。若人稱之則謙，默不言乃可矣。之反爲人惡伐其功，故恐人以功歸於己，先自暴其實，益見其出於天性也。若使之反實自爲殿，而又自揜其功，則是偽焉耳。非直道也。

聖人必不取焉。仁齋先生曰：自暴其實，若使之反實自爲殿，而又自揜其功，則是偽焉耳。非直道也。

仁齋之意已見
高中玄說

聖人必不取焉。殊不知不伐者美德。故聖人稱焉。孔子明曰：孟之反不伐，不伐云者，有功而不伐也。大禹謨曰：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是禹以不伐見稱，豈得無功乎？仁齋務欲出奇而不知其於一章之中自相矛盾也。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古 孔安國曰：佞，口才也。祝鮀，衛大夫子魚也。時世貴之。宋朝，宋之美人，而善淫言，當如祝鮀之佞，而反如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害也。

新 祝宗，廟之官。鮀，衛大夫字子魚，有口才，朝宋公，子有美色，言衰世好諛悅色，非此難免。蓋傷之也。

古義祝宗廟之官鮑衛大夫字子魚有口才朝宋公之子有美色此夫子傷時俗之甚衰而不如古之尚德也言衰世好諛悅色非此難免其害蓋時俗之衰雖小其係天下之盛衰大矣况衰之不小者乎故聖人深嘆之

徵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孔安國曰當如于祝鮀之佞而反如宋朝之美。朱註以「一不管二有於辭不順不可從矣。其所以不從孔註者。嫌於貴佞也。殊不知孔子言衛靈公所以無道而不喪之故。而取祝鮀。可見朱註之非也。蓋佞古稱口才。未有姦惡之意。觀於雍也仁而不佞。可見己。聖人以惡之者。以行之不逮也。後世藉聖人惡之。遂以

孔子言憲問篇

稱姦人謂之佞。是後世佞字與孔子時異。而宋儒輩不自覺也。孔門四科。稱言語宰我子貢。其所尊信。孟子好辨。豈非佞人歟。詳按此章之意。祝鮀宋朝皆衛大夫。是必孔子論衛靈公次及它國之事。其臣無祝鮀之才。而唯有宋朝之美。故孔子論其不免於患難耳。門人所以錄之者。以孔子平日惡佞。而有時乎有是言。故以見聖人道大。不沒人才。其論大非如曲士拘儒之類耳。按美亦主容觀之美。不必主色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純古訓者言

古孔安國曰言人立身成功當由道譬由出入要當從戶
新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耶怪而
 歎之之辭○洪氏曰人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
 由道非道遠
 人自遠爾

古義朱氏曰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
 道邪怪而歎之之辭道猶大路然由馬則安不由
 則危遵康莊之平則自忘其勞蹈荆棘之艱則不
 堪其苦苟知道如大路則孰有肯去其安而就其
 危者哉故學以知
 為先而以行為要

徵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
 下宇以待風雨於是乎有戶是戶聖人所作也道
 亦聖人所立也於戶則由之謂為自然矣於道則
 不由之謂非自然矣雖然道之不可不由其猶戶

上古穴居四句
 據易繫辭

乎。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古包氏曰野如野人言鄙略也包氏曰史者
 文多而質少包氏曰彬彬文質相半之貌

新野野人言鄙略也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
 不足也彬彬猶班班物相雜而適均之貌言學者

當損有餘補不足至於相勝然質之勝文猶言甘可
 楊氏曰文質不可以相勝然質之勝文猶言甘可

以受和自可以受采也文勝而至於減質則其
 本亡矣雖有文將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寧野

古義野野人言鄙略也史史官言文多質少也彬
 彬文質適均之貌此言質之勝文猶文之勝質其

為病也均矣故非文質彬彬則不足以為君子也
 蓋文質偏勝本出於氣質使然而不足不免有野與史

之病明學問之熟而後能至於彬彬
 彬彬若徒任氣質則必不能無病也

徵文勝質則史包咸曰史者文多而質少朱註史

先進先進篇
儉戚八佾篇

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也。愚謂文謂禮樂。史掌文書。故朝廷制度。朝會聘問儀節。莫不通曉。而德行不必皆有也。楊氏曰。與其史也。寧野。此。瞻先進後進儉戚之言而為是言者也。殊不知儉戚。就行禮上言之。先進後進及此章以人言之。而此文質彬彬。即先進野人也。大氏君子之所以為君子者。以文。苟無文。何足以為君子乎。後世道學先生多徇老莊之說。折精粗而二之。遂謂質本也。文末也。道德本也。禮樂末也。殊不知道無內外焉。無精粗焉。有德行而禮樂不足。即此章野人也。豈不

加我數年述而
家篇史記孔子世

陋乎。彬彬說文作份份。按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史記引之。可以無大過作彬彬也。蓋彬彬乃無過之義。大過過也。小過不及也。故無大過即無過也。文質彬彬。蓋文質不相過之義。故曰。文質適稱貌。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馬融曰。言人所生於世而自終者以其正直也。包氏曰。誣罔正直之道而亦生者是幸而免。

新程子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爾。

古義。生謂人之生在於世也。罔者謂誣罔直道也。言人而邪枉不可以一日生於天地之間也。此章即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意言人之生在乎斯世。雖若姦詐巧偽靡所不至。然人心甚

直善以為善惡以為惡君子以為君子小人以為小人莫非直道也其誣枉直道蔑棄人理者宜其陷于刑戮罹于咎殃而不得生存于斯世也而亦得死者是幸而獲免耳非當然也

徵馬融曰言人所生於世而自終者以其正直

程子因之曰生理本直是自理學之見安睹所謂生理者乎若謂人之性直非直何以存於天地之間乎猶之可矣雖然何以能睹其理也凡言理如此者皆臆度耳罔之生也幸而免包咸曰誣罔正直之道而亦生者是幸而免是解罔為誣罔正直之道可謂不羞辭已程子曰罔不直也是其意謂罔誣罔也罔之生謂罔人者之生也不直之事不

而史道下于世

直在其中子路

止一端皆欲誣罔人也故罔訓不直措辭之不善也韓愈筆解直德字之誤古書德作惠為是言人皆有其德中庸所謂夫婦之愚可與知可能行者是也是其所以生存乎天地之間也罔無也言無德也於辭為協何則直不可謂無矣德可謂無矣聞不直也未聞無直也故直字是則罔不可訓無也止可以誣罔解也罔字以誣罔解則罔之生也不成言矣故韓愈為是且孔子曰直在其中矣謂直之不可執也且德者性之德德則有誠誠者謂內外一也後儒所謂直者皆指誠言之後儒所謂

免而無恥為政
篇免於今之世
本篇知免夫秦
伯篇

誠者皆指大至誠言之。皆由古言不明。而其意雖
美乎。未免郢書而燕說耳。且專尚直。豈孔子之意
哉。學者察諸免。如免而無恥。免於今之世。知免夫
之免。謂免於刑戮也。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包氏曰學問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篤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深也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所得而樂之也○張敬夫曰譬之五穀知之者知其可食者也好者食而嗜之者也樂者嗜之而飽者也知而不能好則食而嗜之者未至也此古之學者所以自強而不息者與
古義知之者知此道之不可不由也好之者好之之至天下之物無以加之也樂之者心安於道而

無入而不自得也知之者義理明白議論可聞人皆尚之然不如好之者之終身不衰愈進愈熟也
好之者雖人皆信之然不如樂之者之與道為一而無跡可尋之為至也夫道一也唯有所行之生熟深淺耳夫子言之者欲其自生至熟自淺至深也

徵知之好之樂之尹氏張敬夫盡矣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古王肅曰上謂上知之所知也兩舉中人以上其可上可下也
新語告也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無躐等之弊也○張敬夫曰聖人之則其精粗雖無二致但其施教則必因其材而篤焉蓋中人以下之質驟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將妄意躐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矣故就其所及而語之是乃所以使之切問近思

而漸進於高遠也

告語告也言告人各因其材聖賢事業非中人以下之所能當也唯當以孝弟忠信威儀禮節告之耳此專為教人者而發人之才質自有高下各隨其量而告語之則言者既不失言而聽者亦有所得若夫子答顏冉之問顏冉便對曰請事斯語是也若夫中人以下之質遽以聖賢事業告之則必有泛然不切之患而無益於其身也故君子之教也有勸而無抑有導而無強各隨其材而導之亦非謂中人以上者則必不語上也

徵王肅曰上謂上知之所知也兩舉中人以其可上可下盡矣道莫有上下故今此所謂上乃謂上智之所知也後世此章之義不明故理學興而欲窺聖人之心又聒之一切務欲闕民知實聖人之

道則不然示諸行事待其自喻方其不喻雖聒之何以能知乎不自喻而得諸耳均之不喻已故聖人不強人以其知之所不及也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

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古王肅曰務所以化道民之義包氏曰敬鬼神而不黷孔安國曰先勞苦而後得功此所以為仁
新民亦人也獲謂得也專用功於人道之所宜而不可惑於鬼神之不可知者之事也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告之○程子曰仁者之心也此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程子曰人多信鬼神惑也而不信者又所不能敬能敬能遠可謂知矣又曰先難克己也以求所難為先而不可計所獲仁也呂氏曰當務為急不求所難知力行為所不知不憚所難為

敬當作敬古義
行本恐誤

敬者不侮慢之謂遠者不褻黷之意專用力於人道之所當為而不求媚於鬼神之不可知知之至也獲得也急事之難為而不責其報仁者之心也務人之義知之至而得其實者也敬鬼神而遠之能用其知而不惑者也若夫棄日用當務之事而用力於滯茫不可知之地者豈可謂知哉先難而後獲則有為人之實心而其德不可量也苟有求其報之心而為之則雖天下之大勲勞亦非德也豈可謂仁哉夫子不泛論仁之德而必言仁者者蓋以仁之為德難以空言喻故舉仁者之心而答之也凡言仁者諸章做此

徵務民之義王肅曰務所以化道民之義得之但化道二字未切耳朱註民亦人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是訓民為人訓義為宜昧乎古言而恣作訓解從己所好可謂亂道矣禮與義古聖人所建

以禮制心以義制事書仲虺之詩書義之府也左傳倍二十七

顓頊命重黎見書呂刑及楚語

道之大端也故此二者每對言如以禮制心以義制事是也禮在經典義存詩書故曰詩書義之府也仁義禮智之說興而或以為德或以為性孔子以前所無也仁智德也存乎人焉禮義道也作乎聖焉民之義者義有種種此謂其施諸治民者也訓民為人其諺起自大學親民而義訓宜借以明其意者也豈可直易以宜乎可謂妄己敬鬼神而遠之包咸曰敬鬼神而不黷得之蓋人昇而鬼神尊故敬之幽明隔故遠之顓頊命重黎絕地天通謂不黷也如祀父母之神建廟安厝之祭必齋血

古義樂喜好也。樂水樂山以其趣而言。動靜以其才而言。樂壽以其效而言。水之為物周流無滯。盈而能平。故智者樂之。山之為體安重不動。萬物殖焉。故仁者樂之。可以見仁智之趣矣。疏通不滯。動之機也。安固無所靜之體也。可以知仁智之才矣。無所迷苦。故樂無所戕害。故壽可以驗仁智之效矣。仲尼亟稱水曰：水哉，水哉！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可以見樂水樂山之端也。然此徒以智者窮動而能靜靜而能動。兼仁智而一之。不可以德名之也。至矣。

徵知者樂水。仁者樂山。此二句。非孔子時辭氣。蓋古言也。而孔子誦之。下四句。乃孔子釋之也。蓋孔子多誦古之法言。故孝經曰：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也。古書不傳者多。而後儒昧乎文辭。槩以為孔

孝經已見

易繫辭

子之言。非矣。樂山樂水。知者樂。皆音洛。朱註上二字並五教反。古無此音。如牛山之樂。豈非音洛邪。仁知之於山水。與我心會。欣然以樂。故音洛為是水動山靜。樂如水之流。壽如山之崩。豈非釋之之言邪。古註：知者樂運其才。知以治世。如水流而不知己。仁者樂如山之安固。自然不動而萬物生焉。勝朱註萬萬。易大傳曰：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與此章之義互相發焉。朱註達於事理。安於義理。咕咕於理。可醜之甚。

道則為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職則為虛位范
 氏曰人而不仁則非人國而不治則不國矣
 古義觚稜也酒器之有稜者一升曰爵三升曰觥
 朱氏曰不觥者蓋當時失其制而不為稜也觥哉
 觥哉言不得為觥也洪氏慶善曰古者獻以爵而
 酌以觥此夫子因獻酌之際有所感也程子曰觥
 而失其形制則非觥也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
 皆然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為不君臣而失其臣
 之職則為虛位愚謂由此言之凡學而不本德則
 非學行而不由仁則非行人而失所以為人則非
 人可不慎哉

升庵文集四書類

徵觥非木簡以觥為簡起于秦漢以後升庵辨之
 是矣祇升庵引破觥為圓而謂變其形制恐非矣
 蓋時俗涵于酒而獻酬之禮不可廢焉故大其觥
 以適其量是觥之所以不觥也蓋春秋之時先王

之禮尚存而凡百器物皆遵用古制觀於左傳諸
 書可以見已故不可遽易其制乃仍舊制而大之
 勢之所至也秦漢以後衣服器物皆無法制人任
 意為之而新奇日出則何必用舊制與舊名乎儒
 者生於其世而不知三代時禮之囿世者若是其
 久也故謂變其形制豈不粗乎馬融曰觥禮器一
 升曰爵二升曰觥邢昺疏引韓詩說一升曰爵爵
 盡也足也二升曰觥觥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觥
 觥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觸也不能自適
 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自節為人謗訕

無陷罔之患矣。蓋孔門諸子無徒問者。若問是事則必欲為是事。若宰我之問是也。其意蓋欲捨生以求仁。非夫子為之救藥。則必將為燒身禱大旱。割肉飼餓虎之事。此在宰我實切問也。

微宰我井仁之問。慮孔子陷於禍。而以微言諷之也。古註新註。其義甚淺無味。宰我之智。豈不知之。宰我稱能言之士。豈如此乎。仁者暗指孔子也。井有仁焉。不必改作人。古註以井有仁焉之仁。解為仁人。與仁者相犯。不可從矣。又曰。問有仁人墮井。將自投下。從而出之。不乎。是改也。作乎。失於牽強。不可從矣。井有仁焉。假設之言。蓋言險難之中。有可為仁之事也。宰我意孔子仁心之切。雖或人告

之而曰險難之中。有可為仁之事。亦必將從之矣。孔子知宰我微意所在。故承之以君子。若使宰我明言其事。則孔子必承之以丘也。若使宰我泛問仁人。則孔子亦當承之以仁人。今宰我問以仁者。而孔子答以君子。故知宰我諷孔子也。可逝也不可陷也者。據井有仁言之。可欺也不可罔也者。言其所以然之故也。孟子曰。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蓋朱註所本。蓋罔者。誑之使其迷惑也。君子不逆詐。故可欺也。有所守。故不可罔也。言此以安宰我之心也。大抵後人以宰我有短喪畫

寢之失。故視之甚卑。遂不深味其言耳。果使其說之是乎。作論語者。當刪前數句。止曰君子可欺也。不可罔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古鄭玄曰。弗畔。不違道也。

新約要也。畔。背也。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考。

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如此則可以不至於道。

矣。○程子曰。博學於文。而不由於規矩。則亦可以不畔。

漫博學矣。又能守禮。而由於規矩。則亦可以不畔。

道矣。言此。蓋以立心。非平生見聞之類。故言博學也。

約束也。博文之所在。而言約禮以行之。則識達古今。而事有所稽。約之以禮。則身由規矩。

而動有所遵。皆以有所取法。故可以弗背道矣。夫世之譚道者。自以為至言。而實不免為諛淫邪遁之流。自以為為道。而實不免有捕風捉影之病。皆無博文約禮之工。而徒師已心也。故聖人教人。以博文約禮為學。而之定法。若夫今之所謂博學者。皆雜家者流。之學。而非聖門所謂博學者也。蓋博學一木。故愈博愈達。雜學二本。故愈岐愈紊。學者審諸論曰。三代聖人。屢以中為言。而至於吾夫子。則特以禮為教。觀此。及克己復禮。章可見矣。蓋中有泛然難據之患。而禮有秩然可執之則。故在三代聖人。則言中可矣。教學者。則非禮不可也。

徵文者。詩書禮樂也。先王之道大矣。非博學之則不能知之也。約之者。納諸身也。欲約先王之道。而納之其身。則非禮不能。故曰以禮。或疑文為詩書禮樂。則禮已在文中矣。故或以文書解之。殊不知

禮與其奢八伯
五禮周禮大宗
伯據於德述而篇
六德周禮大司
徒泛愛衆學而篇

佛昉畔陽貨篇

詩書禮樂皆載於策。孔子而前無有也。蓋博學詩書禮樂而約之身特在禮。禮即詩書禮樂之禮。非有二也。它如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喪亦吉凶軍賓嘉之一。據於德。依於仁。仁亦六德之一。泛愛衆而親仁。仁亦衆中之一人。古言率如是。後人必欲判然相對。皆不知古言之失也。舊註約訓要。以學文為考索。淺哉。且昧乎字義者矣。畔叛同。如佛昉以中牟畔之畔。言或學之不博。或不約於禮。其弊皆必至畔於先王之道而從邪說也。蓋孔子時。雖無諸子百家。亦有其漸已。仁齋先生

樂正四術禮記
王制

曰。三代聖人屢以中為言。而至於吾夫子。則特以禮為教。殊不知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是孔子以前已然。且中自中。禮自禮。豈可混乎。彼惑宋儒之說。而以為中與禮一理。妄哉。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百孔安國曰。舊以南子者。衛靈公夫人。淫亂而靈公惑之。孔子見之者。欲因以說靈公。使行治道。矢誓也。子路不說。故夫子誓之。行道既非婦人之事。而弟子不說。與之呪誓。義可疑焉。
新南子。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孔子至衛。南子請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蓋古者仕於其國。有

見其小君之禮而子路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為
辱故不愧矢誓也所誓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
之類否謂不合於禮不由其道也厭棄絕也聖人
道大德全無不可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
哉禮則彼之不善我何與焉然此豈子路所能測
哉故重言以誓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
百見子路以夫子靈公夫人有淫行孔子至衛南子請
也否不通謂不由於道也厭絕也言我見南子若
所不合於道者則天厭棄之以子路氣粗見編其
言難入故與之矢言欲姑信此而思得之也按史
記孔子至衛靈公夫人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方
之君子請見亦其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蓋
南子請見亦其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蓋
雖惡人有悔非改過之心則在我無不可見之理
若以其嘗為惡而卒拒絕焉則是我無不可見之理
非仁者之本心也聖人道大德宏猶天地包涵萬
物自無所遺何於南子而拒之乎哉門人記之者
蓋欲要求聖人之心也

傳曰禮記檀弓

徵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孔子矢之其義不傳自孔
安國時既已疑之朱子援禮為斷甚善仁齋乃曰
雖惡人有悔非改過之心則在我無不可見之理
殊不知段使有悔過改非之心而在我無可見之
禮則不可見之矣傳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此
一事其於今可見者止是矣按蒯聵以南子故而
失靈公之心以奔出公乃嗣位衛於是乎亂子路
事出公而不悅孔子所為豈孔子之見南子在出
公之時而南子如呂后邪孔子見之蒯聵出公父
子之際或協乎方是時衛亂而臣下相疑子路之

訓矢為陳皇疏
蔡謨及知新日
錄袁了凡說

不悅。豈慮蒯瞶之反國邦。則孔子矢之不亦宜乎。
豈翅以安子路哉。亦將取信於國人也。誓之道皆
然。不爾。使其在靈公時。孔子能化南子。亦不過一
婦人。亦佛化韋提希耳。是何益也。雖然。此事當時
高第弟子如子路者。猶尚不能知孔子之心。何況
千載之下乎。仁齋削朱子援禮之解而妄爾云云。
可醜。後世又有訓矢為陳者。是諱誓而曲為之解
已。觀孔子之答。其為誓者審矣。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中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也。亂先王之
道廢。民鮮能行此道久矣。非適會。

新中者無過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至極也。鮮少
也。言民少此德。今已久矣。○程子曰。不偏之謂中。
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
定理。自世教衰。民不與於行。少有此德久矣。
古義中庸之德。謂無過不及而平常可行之道也。
至極也。三代聖人所謂中者。不過處事得當之意。
至夫子加庸字。則為不駭耳目。不拂時俗。萬世不
易之常道。其意負別。中庸之德。天下至難也。世之
論道者。或以高為至。或以難為極。然高者可以氣
而。至難者可以力而能。皆有所倚。而然唯中庸之
德。平易從容。不可以力而能。皆有所倚。而然唯中庸之
德。所以鮮能也。蓋唐虞三代之盛。民朴俗淳。無所
矯揉。而莫不自合於道。父子兄弟。弟夫夫
婦。婦自無詭行異術。相接於耳目之間者。所謂中
庸之德也。至于後世。則求道於遠。求事於難。愈
愈遠。欲補反破。故曰。民鮮久矣。故夫子特建中庸
之道。以為斯民之極。論語之書。所以為
最上至極宇宙第一之書者。實以此也。

徵中庸者樂德也。周禮樂六德。孝友祇庸中和古

書以六言者。皆兩兩相對。孝友一類。祇庸一類。中和一類。祇謂用之鬼神。故敬之。庸用也。謂用之民。乃可常用者。故有平常之義。康誥有庸庸祇祇。可見祇庸相對已。就六德取二者而曰中庸。亦必古言。仁齋先生以為孔子所創。蓋非也。中有二義。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謂不偏也。舜用其中於民。謂無過不及也。朱子解本此。不偏與無過不及。在古歸於一義。段如王都在中。東西南北道途均。而易可至。是不偏有易行之義。如賢者俯而就之。不肖企而及之。是無過不及亦有易行之義。故合不偏無

舜用其中中庸

賢者俯而就之已見

過不及二義。皆謂不甚高而易行也。故中庸二字。乃謂人人可常用易行。而非甚高難及之德行也。如世所謂其才不及中庸。及中庸之主。可以見已。至於朱註所言。亦極其精者。非無是理。然精之又精。以究其極。則有貴精賤粗之失。而不自覺其畔中庸者矣。如庸為不易。亦唯贊之云爾。有何不可。若以不易求庸。則大失字義焉。究其所以謬之由。則本於子思之書。以此形老莊之奇僻。然子思亦以德行言之。言由中庸之德行。可以馴致仁聖之德。是登高自卑之意。祇後人睹其以形老莊之奇

僻遂以中庸為道。動以命聖人之道耳。豈不謬乎。聖人之道。更有廣大焉者。有精微焉者。有高明焉者。故以中庸為道者。非也。然孔子以此為德之至者。蓋先王之道。治天下之道也。天下之大。賢知常鮮。而愚不肖常眾。故非不甚高而易行之事。則無如愚不肖何矣。故唯中庸之德。而天下可得而一之。是其所以為至也。君子由中庸以馴致仁聖之德。小人則唯由之而已矣。故此特以民言之。所以民鮮久矣者。禮樂教廢。而風俗壞故也。鮮謂鮮其人也。子思書作鮮能。仁齋先生從之。易大傳曰。君子

之道鮮矣。可見古言自殊也。何必中庸為是。仁齋先生又以為民不能久守。故為德之至者。果其言之是乎。中庸之為至德。乃為其難行也。豈不謬乎。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士 孔安國曰。君能廣施恩惠。濟民於患難。堯舜至聖。猶病其難。孔安國曰。更為子貢說仁者之方。道也。但能近取譬於己。皆怨己所欲而施之於人。
新 博廣也。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其極之名也。乎者疑而未定之辭。病心有所不足也。

言此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能之乎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足於此也以此求仁愈難而愈遠矣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流而無間矣狀仁之體莫切於此譬喻也方術是也迎取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則怨其所欲猶是也然後推其所以欲及於人則怨其所欲亦天之術也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程子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已也認得為己何所不至若不屬己自與己不相干如手足之不用仁氣已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濟人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濟人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又曰論語言堯舜其猶病諸者二夫博施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所欲少者亦衣帛食肉也顧其養有所不贍爾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濟衆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治不過九州聖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濟也顧其治有所不及爾此病其濟之不衆也推此以求修己以安百姓則

為病可知苟以吾治已足則便不是聖人呂氏曰子貢有志於仁徒事高遠未知其方孔子教以於己取之庶近而可入是乃為仁之方雖博施濟衆亦由此進古義博廣也事與止通言此何止於仁必聖人在位者而後能之乎然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病其難也譬喻也方術也言仁者視人猶己己欲立而先立人己欲達而先達人言仁者能近取諸身而己所欲譬之他人則他人之所求亦己之所欲情志相通慈愛及物無有間隔求仁之術莫近於此慈愛之心無所不至之謂仁至誠之德無所不達之謂聖蓋聖大而化之謂而仁者聖中之大德也故子貢曰仁且智夫子既聖中庸曰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夫仁者己欲立而先立己欲達而先達人若欲俟己之既立既達而後立人則卒無立人若隨力所及苟舍己而徇人未易遽遂而施人之方不識其實故以上聖人之事當之而不察在己今日之所切所以夫子以能近取譬告之不察在己

方可謂明且盡矣

孔子又曰述而

徵朱子曰。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其極之名也。此昧乎字義。下文明曰仁者。孔子又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可見仁為仁人。聖為聖人。聖人作者。有聰明睿知之德。豈仁人之所能及哉。故開國之君。如堯舜禹湯文武。是為聖人。繼世之君及臣。雖有至德。不得稱聖人。故孔子以仁誨人也。所以稱孔子為聖人者。其德與業。可以比諸作者之聖也。夫仁人可學而能焉。如聖人聰明睿知之德。稟諸天。豈可學乎。自孟子以伯夷柳下惠為聖

孟子萬章篇

人。而後遂失其義焉。宋儒之學。專主天理。人欲其意。以人欲淨盡。天理流行為仁。又以造極處為聖人。則仁聖無別。故以仁為通乎上下。可謂審己。

論語徵集覽卷之六終

人限之望無假姑以二萬五千土不可證家与
意以入於承蓋天野無行萬二入以對對或或

